

七日談

（吉林篇）

十一月二十七日晚，因為急於了解香港大埔火災的最新進展，我在手機上反覆搜索相關信息，剛好看到一位在港讀傳媒學位的前同事更新的朋友圈，她正在現場做夜間義工，位置顯示為「大埔區·大埔墟」。據她介紹現場工作人員給每位義工分發名為《火災現場危機介入要點》的活頁圖示，指導大家科學施救，現場照片中報名做義工和獻血的隊伍都排得很長。二十六日火災發生後，慘重災情迅速引起香港各界和內地同胞的廣泛關注，許多著名企業、機構和個人第一時間捐款捐物，協力救助安置受災居民，救援行動不但響應快速，而且細緻周到，慈善機構提供的餐食中甚至還有素食可供選擇，也有志願者專門為受火災影響的小動物提供幫助。這種高效而又精細的救援行動背後一定有一種強烈的共同體意識在支撐，休戚與共超越了簡單的利害連接，在更為普遍也更為純粹的意義上實現了人在精神與情感上的共振。這讓我想起了著名詩人里爾克的一首詩《嚴重的時刻》：

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哭，
無緣無故在世上哭，
在哭我。

此刻有誰夜間在某處笑，
無緣無故在夜間笑，
在笑我。

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走，
無緣無故在世上走，

走向我。

作為已知世界上唯一對自身命運具備感知和自省能力的生物，人類靠協作實現生存發展，靠共情鞏固協作基礎，其中的邏輯簡單而又強大，並沒有什麼命運的關聯是「無緣無故」的，任何希望和絕望的發生都應該被認為共同體內部的公共事務，而這正是人性最為光明和溫暖的部分。十六世紀英國的玄學派詩人約翰·堂恩在他詩作《沒有人是一座孤島》中對此有更為經典的表述：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可以自全

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
整體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沖掉一塊
歐洲就減小

如同一個山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領地失掉一塊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損失
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

這是對人類共同命運形象生動，也是精彩深刻的言說，因為在命運的百變面紗後面，觀念倫理是最為能動的力量，也是人類可以自主建構的生存基礎，堅信「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損失／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就會關心公共福祉，積極參與守望相助，像我們在大埔火災現場看到的，也像以往多次經歷過的，如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任白

「九八」洪水、汶川地震等無數次內地自然災害發生時，香港同胞踴躍捐款幫助災民渡過難關。

在很多重大緊急事件中，詩歌都是社會動員和公眾表達的重要載體。一方面，它是公眾情緒最便捷的傳遞通道；另一方面，詩歌也可以成為引導公眾情緒的最佳互動方式。二〇〇一年美國突發「9·11」恐襲事件，匪夷所思的末日場景和巨大的傷亡重創了美國社會，一種莫名的恐懼、激憤和憂患籠罩着美國。這種非常時刻，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美國人在突如其來的應激創傷中得到紓解呢？「9·11」後的第六天，從不發表詩歌的雜誌《紐約客》，破天荒地發表了波蘭詩人扎加耶夫斯基一年前創作的詩作《嘗試讚美這殘缺的世界》：

嘗試讚美這殘缺的世界。

想想六月漫長的白天，
還有野草萋、一滴滴紅葡萄酒。

有條理地爬滿流亡者
廢棄的家園的薜蘿。
你必須讚美這殘缺的世界。
你眺望時髦的遊艇和輪船；
其中一艘前面有漫長的旅程，
別的則有帶鹽味的遺忘等着它們。

……

你應當讚美這殘缺的世界。
想想我們相聚的時刻，
在一個白房間裏，窗簾飄動。

回憶那場音樂會，音樂閃爍。
你在秋天的公園裏拾橡果，
樹葉在大地的傷口上旋轉。
讚美這殘缺的世界
和一隻畫眉掉下的灰色羽毛，
和那游離、消失又重返的
柔光。

這首並非為「9·11」事件特別創作的詩歌一下子火遍美國，無數悲傷的美國人捧着這首詩祈禱，無數悲傷的家庭把這首詩貼在了冰箱上，扎加耶夫斯基的名字一夜之間不脛而走。到底是什麼觸動了特殊時刻的美國人，讓無數惶然失措的人獲得了安慰呢？我覺得是詩人重申了這個動盪世界上善惡並置的複雜現實，而我們終將從漫長的旅程和帶有鹽味的遺忘



▲香港大埔赤門海峽東南岸一景。

舌尖上的融合共生(上)



飲食男女 厲放

香港VEA和「永」兩家知名餐廳之創始兼主理人鄭永麒師傅，曾是香港最年輕的米芝蓮星級廚師。三年前我曾跟隨「食神」師弟在「永」餐廳品嘗他的創意+懷舊之經典中菜，吃到念念不忘，且對這位懷有烹飪天賦及熱忱、勇於探索和創新的年輕人印象深刻。

步入「永」，便知這是家有創意追求、甚為考究的餐廳，從裝潢到擺盤都極具格調。主廚鄭師傅是法餐廚師，童年外婆家蘇浙菜之記憶，少年粵菜之體驗，異域文化之積累，讓他「渴望把中菜神髓生生不息延續」。於是，繼創立法餐廳成功後，又開中餐「永」，將法菜中無法表現之特色食材，創意出經典中菜，且成城中熱門，一座難求。

適逢「永」出新菜，跟隨「食神」師弟同往。菜單早已擬定，食客亦早已垂涎欲滴。四道精緻頭盤一出，大家的胃已被收服。我最喜歡本地蝦和松葉蟹腳，酒香襲人，鮮美溢滿口腔。高配酸辣湯，「永」之特色幾道主盤及懷舊甜品，完美收官。

主廚樓上法餐，樓下「永」，兩頭照看。初見，誤認是體壇名人，身材勻稱，一臉陽光色，朝氣滿滿，侍者講老闊是運動達人，每日必練，堅持不怠，信也。鄭師傅將餐廳取名「永」，象徵對做人、

做事永不放棄。這樣的年輕人值得讚譽，傾注了情感的菜品更值得期待。果然不負眾望，餐廳今年成功打進「2025亞洲50最佳餐廳」三甲榜單。

近來他在《一飯封神》節目中任評委，常以「Balance（平衡）」為核心點評菜品，憑藉犀利又專業之見解出圈。今次適逢VEA十周年慶，在師弟安排下一眾人享受到一份特別且精緻的午餐，充分體驗了他的菜品核心——平衡，讓各類元素有機地融合共生，創造出舌尖上的豐富與美味。

VEA的「考究」從那份精美的菜單設計開始。米白色厚棉紙上按壓出的文字肌理，既有視覺上之層次，觸摸更可感到細膩質感。一面以港式街巷vs巴黎地標為畫面核心，將東西方城市煙火氣拼接在一起，實有「文化碰撞」之巧思。又用統一的淺金線條讓畫面不顯割裂，既保留了手繪之輕盈，又通過金屬光澤增加了高級感。隨機分布的墨點讓規整的線稿多了幾分隨性的藝術氣息。其核心正凸顯了不同元素之融合互補與和諧共生。

背面菜品名用「手寫花體+規整印刷體」，也暗合了「傳統儀式+現代精緻」之碰撞，既有法式菜單之浪漫，又不會顯得雜亂，非常之平衡。半頁書紙的尺寸，恰似一幀書籤或主題卡片放在透明的信封裏，棕色火漆印章搭配一小簇纖細的淡綠乾花壓住封口。色彩與紙張米白色調呼應，復古儀式感從紙面延伸到了觸覺，把「中法融合」之優雅調性穩穩托住。



藝象尼德蘭 王加

時至今日，普拉多博物館內依舊不允許拍照，此規則的好處在於「逼着」你全神貫注地看畫，完全不需要考慮拍照打卡。因此，當你逛完擁有海量繪畫藏品的普拉多博物館後，巨大的信息量會令人心心俱疲。但最終你會發現，所有過目難忘的圖像都是那些富有視覺衝擊力的作品，就比如凡·德·維登這件被認為是早期尼德蘭藝術中關於基督受難題材最具影響力的《下十字架》祭壇畫。雖然此作在館內並不具備像委拉斯開茲（Diego Velázquez）和希羅尼穆斯·博世（Hieronymus Bosch）那般擁有獨立展廳的至高地位，這件畫作仍會因人至深而在你腦海中揮之不去。

這件以凸字型示人的祭壇畫是為魯汶聖母院城牆外的大型弩手行會所屬的小禮拜堂而作——位於畫板四個上角的尖拱畫框上裝飾的四把小弩表明了此畫的委約者。凡·德·維登根據福音書中關於基督在受難後從十字架上被卸下的記載，完成了這幅他毫無爭



人與事

楊小波

「永遠是做飯的不嫌麻煩、吃飯的嫌棄樣式多。不就是半小時烤了點排骨肉、打了個蘑菇湯、蒸了個五花肉卧蛋、乾豆腐卷煎、拌了個黃瓜、炸了個魚籽醬，烤箱餘溫加熱個麵包，再順手給自己做了個香蕉牛奶麥片粥嘛……哪兒多了？哪兒多了？」
早晨六點半，全家齊開飯。
那份餐譜、那份自信，外人讀到，會覺得太不可思議，熟悉的朋友們，卻大都習以為常了，因為朋友圈中尋常見，早餐已做十五年。

稱她「瓜娘」，是因她養了倆「瓜兒」：哥哥「西瓜」，弟弟「冬瓜」。如今，哥倆都在家鄉讀中學。瓜哥十八歲，身高一米八三，上高三了；瓜弟十三歲，身高一米七二，正讀初一。而這瓜弟，可是當初超齡超重的瓜娘，耗時三個小時，以二百四

凡·德·維登之淚

若論及西方美術史上最晶瑩剔透的眼淚，非凡·德·維登（Rogier van der Weyden）筆下的淚珠莫屬。而最痛徹心扉的詮釋，莫過於收藏於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館中的祭壇畫《下十字架》。
若論及西方美術史上最晶瑩剔透的眼淚，非凡·德·維登（Rogier van der Weyden）筆下的淚珠莫屬。而最痛徹心扉的詮釋，莫過於收藏於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館中的祭壇畫《下十字架》。
若論及西方美術史上最晶瑩剔透的眼淚，非凡·德·維登（Rogier van der Weyden）筆下的淚珠莫屬。而最痛徹心扉的詮釋，莫過於收藏於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館中的祭壇畫《下十字架》。

相較於意大利文藝復興強調焦點透視、注重科學解剖，且力圖打造具有理想化的和諧與唯美圖像的藝術觀，尼德蘭文藝復興則旨在通過細緻入微的描摹來呈現真實且深刻的人類細膩情感。尤其是在宗教題材作品中，那種直戳人心的悲戚更能讓信眾感同身受。而凡·德·維登繪畫藝術最鮮明的特徵就是對於畫中人情感的真切描繪。身為西方美術史中首位描繪出明顯哭泣人物的藝術家，他筆下晶瑩剔透的淚珠，輔以精心構造、情感交織的畫面布局，無疑給予觀者和信眾更加感同身受的視覺衝擊。其初衷，在

瓜娘的早餐

清早，身處零下十八攝氏度氣溫、遙遠邊城滿洲里的瓜娘又在朋友圈裏發圖了，還是不變的主題：早餐九宮格。她今天的說明文字略帶激情，就抄錄如下：

「永遠是做飯的不嫌麻煩、吃飯的嫌棄樣式多。不就是半小時烤了點排骨肉、打了個蘑菇湯、蒸了個五花肉卧蛋、乾豆腐卷煎、拌了個黃瓜、炸了個魚籽醬，烤箱餘溫加熱個麵包，再順手給自己做了個香蕉牛奶麥片粥嘛……哪兒多了？哪兒多了？」
早晨六點半，全家齊開飯。
那份餐譜、那份自信，外人讀到，會覺得太不可思議，熟悉的朋友們，卻大都習以為常了，因為朋友圈中尋常見，早餐已做十五年。

稱她「瓜娘」，是因她養了倆「瓜兒」：哥哥「西瓜」，弟弟「冬瓜」。如今，哥倆都在家鄉讀中學。瓜哥十八歲，身高一米八三，上高三了；瓜弟十三歲，身高一米七二，正讀初一。而這瓜弟，可是當初超齡超重的瓜娘，耗時三個小時，以二百四

十斤的體重，捨己拚命，剖腹產出的八斤八兩重量級寶寶。三年前，去呼倫貝爾大草原旅遊時，曾見過這小哥倆，那時的瓜哥，也就瓜弟現在的身高。真是生生不息，日新月異啊。回頭看看一米六七的瓜爹和一米六的瓜娘，不能不感嘆這麼多年來，瓜娘的投餵之功。

這位鄂溫克族瓜娘，可不是個專職做飯的，而是個專職上班的。她在大草原上出生，大草原上長大，大學畢業當了八年老師後，考取了公務員，分管過一個縣級市的教育文化醫衛、分管過一個州級市的旅遊，除了疫情期間常駐指揮部和進京掛職期間不能回家外，其他年頭的一家四口早餐，可就是這麼一直做下來的。

瓜爹是在瓜娘體重二百斤時，將這位胖同學娶回家的。後來，力拔山兮、執行力強悍的瓜娘，因驚人的體重影響到健康和工作，一跺腳減去了一百斤，瓜爹就有點兒急了，忙追問瓜娘：「你……你把我那胖媳婦，整……整哪兒去了?！」

中開出一條路來，走向野草莓和紅葡萄酒，走向秋天的橡果和旋轉的樹葉，走向畫眉留下的灰色羽毛和消失又重返的柔光，走向既殘缺又飽滿的塵世。我確信它所蘊含的廣闊胸襟會讓人把目光放得長遠。

據最新消息，截至十二月一日大埔火災已造成一百五十一人遇難、七十九人受傷，仍有數十位市民失聯。警方拘捕多名涉事工程人員，廉政公署介入調查工程貪污問題。災難應該被銘記，但生活也必然以更為強韌的姿態持續下去，香港同胞一定會在這一「嚴重的時刻」發揚同舟共濟、自強不息的獅子山精神，並為其注入新的元氣，讓東方明珠放射出耀眼光芒。

於引導信徒直面生死，並對基督所受的切膚之痛給予認同。

深受「弗拉芒原始派」兩位初代名家揚·凡·艾克（Jan van Eyck）和羅伯特·康平（Robert Campin）的影響，凡·德·維登在《下十字架》中既展現出恩師康平筆下人物的僵硬輪廓、精確的細節及線條的緊繃感，又顯示出他將凡·艾克改良後的油畫技法有了更加純熟細膩的應用。僅畫中多個潸然淚下的人物便能看出，油彩相較傳統蛋彩畫（Tempera）的最大優勢就是描摹細微事物時的光澤感。凡·德·維登筆下那些順着人物臉頰滑落的淚花，有着如同珍珠般的通透質感；結合眉眼間那些細微神態的捕捉，傳遞出一種引導觀者和信眾共情的感染力，令人不自覺地感同身受。

凡·德·維登詮釋人物濃烈情感的卓越能力被視為他對歐洲繪畫的巨大貢獻之一。在他完成《下十字架》約一個世紀後，被世人譽為「米神」[The Divine]的米開朗基羅據傳曾留有如下評論：「佛蘭德斯的繪畫……會比意大利的任何繪畫更令虔誠之人滿意，因為意大利的繪畫永遠不會讓他落淚，而佛蘭德斯的繪畫會讓他淚流滿面。」無論他這段話是否是在看到了凡·德·維登畫中的眼淚後有感而發，但他卻客觀地道出了意大利與尼德蘭文藝復興在藝術追求上關於理想與現實、科學理性與人類感性之間的本質差異。

僅以此文悼念所有上周在香港火災中逝去的同胞，願逝者安息，生者堅強。

後便反客為主，讓大家都離開廚房，她一邊哼着歌兒，邊剝肉、調餡、和麵、擀皮、手包、鍋蒸一氣呵成，待其他朋友們到全，熱騰騰、香噴噴的牛肉包子就端了上桌來，大家趁熱享用，都連呼「好吃」「好吃」！還要求把剩下的全部打包帶走。

「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同樣，一個人在家做頓早餐並不難，難的是十五年來連續不斷地做，還花樣翻新地做、與時俱進地做，卻不論在外操心多繁、工作多忙、職務多高。

難怪西瓜哥哥每天放學回家，不變的「靈魂三問」總是：「我媽在家嗎？吃啥飯啊？弟弟作業多不？」

也難怪冬瓜弟弟望着媽媽因急務匆匆離開、未及開鍋的烩肉，遲疑地問爸爸：「剛才我媽說，肉烩熟後調個鹽水蘸着吃。可是爸爸，你會兌鹽水嗎？」

十五年來，何能如此？還是在冬瓜寶寶五周歲時，瓜娘寫給他的長信說得最明白。其中，最後一句是這樣寫的：「但我們養兒不是為了防老，而是用滿滿的愛，享受一路陪你和哥哥一起長大的快樂！」

誠哉如斯，原本如此。



市井萬象

「商邑百工」

「商邑百工——三千年前的中國製造」展覽正在天津博物館舉行，展出商代文物一百八十餘件（套），充分展示殷墟考古的豐碩成果。

新華社